太平洋的风——参与台湾陆生海洋夏令营小结

（赵梦晗，1327114，2013电气1班）

 就在刚才，我收到台湾小伙伴葶榕的微信消息：“今天出门找朋友，戴姐姐送我的帽子，可是姐姐戴比较美”，接着传来的是一张图，这个长腿姑娘戴着小草帽笑得好灿烂，她的背后是此刻的台湾，阳光明媚。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于台湾，我追过才貌兼备的明星、迷过清新有趣的影视剧、渴望过士林夜市的美食；曾对龙应台笔下上世纪末的台湾生活心生憧憬、曾对那里与这里微妙的历史和政治兴趣盎然、也曾对民众的偏见与蓝绿之争有所耳闻。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短暂的七天夏令营中，令我印象最深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

韩寒早就告诉过我了，在2012年他应马英九先生之邀访台的博文中；去台湾交换学习的小伙伴早就告诉过我了，在她对于照片和视频的阐述中……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有如此大的触动呢？我想，对于少女时代在繁忙都市度过、性格较为安静的我来说，只有亲身和台湾的普通群众一起生活几天，才会明白，原来老师的才能和魅力可以这样吸引学生、一个短期组织起来的团队可以如此有凝聚力、人与人可以这样温和而紧密地相处。

**·关于母校**

我的Facebook头像是在台海大的门口拍的一张全身照，选择这张作为头像第一点是因为人比较小，外形的大部分缺点都被模糊了，留下一个比较温婉好看的轮廓（笑），此外，我对于台海大的感情的确在短短七天之中迅速升温，已经跟父母开玩笑地说那是自己的“母校”之一了。

上海和台湾的两所海大的合作关系确立已有多年，每年我们学院都有绩点很高的大三学生去交流学习，在去参观完台海大的校史馆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份渊源的珍贵。两所海大都历经海风的吹拂，校训“勤朴忠实”和“诚朴博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校名的更替见证着他们曾在历史的风雨中屹立不倒。

在我的“母校”中，我上了四门课。

胡健骅老师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主要研究海洋，关心全球气候变迁，曾三次去往南极参与研究，也曾带领多国科研人员登陆中国科考船长城号。胡老师在海洋学方面造诣颇深，更令人差异的是他知识的多元性，他的讲课充满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于整个自然界的关怀。首先，他将课件改为了简体中文，并玩笑地抱怨自己的名字繁体非常复杂，去了大陆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名字可以写得如此简单。这不禁让我想到近现代两岸不少学者抨击简体字是“残体字”，诚然，繁体字可以表示更多的深层次含义，但书写一些过度麻烦的字与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也是不相适宜的。政策的对错难辨，但胡老师更改字体一定展示了他的友好和胸怀。“海洋与人的对话”在他的解读之后变成了“人与海洋的对话”，因为与海洋相比，人的历史和力量相比太过渺小，海洋是八九旬的老人，那么人类就是三四岁的孩童，海洋是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律延绵下去的，是人类一直在对海洋有所需求、加以利用。胡老师在教书时曾教过混沌学，这是一门与物理、哲学相关的学科，他提及曾遇到过的“自找麻烦”的大陆学生，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对于结果的苛求都令人动容。“与聪明相比，我们人类更需要的是智慧”、“不应催生，而要做到精致人口”，老师很爱说“精彩”二字，而他的许多精彩言论至今回荡在我耳边。

“蛋白质体学在海洋蛋白毒物之安全性探讨”这个题目对于学电气工程的我来说有一些陌生、我坐在第一排不免感到不安，台上的陈泰源老师也幽默地表示自己在胡老师后面讲课会有一些紧张，“老教授讲课果然不一样，受教了”。陈老师大概是知道两岸的课堂差异，提问第一个学生（也就是我）时就告诉我们“由于礼节，我们回答问题前应先说明自己的姓名、来自哪里”。有趣的是，后面的绝大多数问题的回答者都先说“我叫xxx，来自上海海洋大学”，让我作为上海海大的学生感到由衷的简单的开心。虽说专业不对口，但我还是科普性地了解了海洋生物毒素整体分为刺毒和河豚毒，也听陈老师推荐了台湾旅游的好去处——夜宿海生馆。课程的最后老师以一句简短有力却让人情不自禁鼓掌的话结尾：“哎呀好像忘记自我介绍了，话不多说（打开PPT），小弟我今年升上副教授啦！”

四节课中我唯一一次主动举手提问是在庄守正老师的“鲨鱼物语”课上，“物语”二字一听就与日本相关，而庄老师也曾在日本学习生活过，课上不时冒出一些日文词汇。我本身就很喜欢日本的文化娱乐，在课上更感受到台湾与日本的奇妙交界。我的提问庄老师说他无法回答，其实我早该意识到，在他说自己觉得“很孤独”的时候，“因为我至今在大陆还没有遇到一个研究鲨鱼的人，如果各位海洋大学的同学认识的话，请务必介绍给我”，而我的问题是“老师您介绍了台湾近些年对于鲨鱼的保育与食用情况，但是我作为海洋大学的学生，对于大陆针对鲨鱼的保护与利用几乎一无所知，不知老师是否了解、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呢？”这是遗憾，也让我认识到自己眼界的局限性，我对于我的未来规划有了微小的新想法。不遗憾的是，我理解了庄老师的理念“一条鲨鱼，只要我们物尽其用，就很值得”。大陆网络上曾普遍传播的“人类将鲨鱼的鱼翅割去就将其丢入大海，使其死亡”的事件，庄老师说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价格低廉的鲨鱼（譬如水鲨）肉虽然便宜，但依然可以做鱼丸等，具有市场价值，没有人会将其丢弃。

“鲨鱼”课刚上完，就出现一位“砸场子”的老师——黄之旸。“我得确保庄老师已经离开了”，他笑着这样说，而听完解释后，我们了解到“sha”鱼的第一个字应该为“沙”，因为摸起来是很粗糙的质地。中国的文字在一直演变，因此有一些小分歧完全可以理解。黄老师是一位看起来就很有食欲的人，用他的话说就是“看我身材就知道了”。他在课上学习鱼类养殖，在课下学习鱼类食用与烹饪，总爱与我们强调“吃”的文化，希望我们能够由食物培养生活经验。

**·关于伙伴**

在16课时的学习之外，我们拥有更多的是与小伙伴的交流时光。

7月31日第一次进入梦泉商场（第一餐厅），我就被拍着手唱欢迎歌的两位穿着绿色工作服的台湾小伙伴（祥萱和沅宸）震惊了。他们大方、热情、有感染力，让刚下大巴车的我感到些许的无所适从。中饭时间，一个帅帅的小哥把之前放错位置的餐盒双手递给我，他的眼中带着一点点羞涩，却让我感到了真实，毕竟，我们才是刚见面的年轻人呀。很多天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小哥就是我们A车的队辅秉钧（小饼干），是个大一升大二的学生。

在吃饭时，一个身高不高身材微胖的女生见我对面没坐人，就站在对面问我一大串问题：来自哪里、今年大几、你和小伙伴之前认识吗、吃得习惯吗……我回答她连珠炮似的问题，她却说“你别关顾着说话，快吃呀”，让我哭笑不得。这个小伙伴是心亚，本次志愿服务的总招，这是她第三年带陆生海洋夏令营。她的微信朋友圈封面就是第一年和陆生在一起的自拍，里面有我的同学韩鹏宇。

说来可笑，这时我几乎感到了害怕，为什么这些学生这么积极？难道都是糖衣炮弹吗？同时我也意识到，一定要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为陆生树立良好的形象。

吃好饭之后，我们进入寝室收拾东西，祥萱、心亚和我最后送了帽子的A车女生队辅葶榕（大宝）一起挨个到每个寝室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忙，并且互加了微信。我惊讶地问：“你们也用微信吗？”不知是谁回答说：“刚下的啦”，语气是台湾人固有的可爱俏皮，让人听起来就知道她在笑。我明白了这群伙伴是有多么用心。

**·关于安全**

台湾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生命可贵”。

台海大西南门的旁边，立着一块约2米高的红色铁牌，上面写着“本月校园因交通事故死亡0人，事故0起”。“死亡”、“事故”就摆在日光下，不遮掩、不扭捏，给师生警醒。这种直白的方式让我感到不寒而栗。

近来，台湾的观光旅游频频发生事故，让我的父母对此感到担心，8月1日，台风来袭，一辆游览车被乱石砸中发生事故，有人伤亡。当天下午，在前往台北的途中，秉钧在车内向我们说明了司机大叔的辛苦，最后邀请我们一起对司机大叔说：“谢谢司机大哥”。这种隐晦的方式让我感到温暖感动。

**·关于垃圾**

在台湾政府规定的“国语”中，“勒涩（音译）”是“垃圾”的意思。“勒涩”也带给我很多记忆犹新的小细节。

去食堂吃饭的第一天，小伙伴们就向我们讲解了饭后垃圾的处理方法，饭盒内的未吃完的东西倒入“厨余”的桶中、骨头鱼刺等倒入“一般垃圾”的桶中、而饮料瓶饭盒等可回收物则应整齐地摆在“回收”袋中。“要摆整齐哦”，指导我们丢垃圾的沅宸这么说，语气温柔但是不容置疑。惭愧地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细致地做垃圾分类。

此外，如何对待垃圾，也可以看出人们的素质与修养。

在步行去大卖场的路上，我向秉钧抱怨说，台湾的街头很少见垃圾桶欸（但街头仍然非常干净），我拿着纸团走了好远的路，他当即说：“你给我吧，我帮你丢，好像街边的垃圾桶的确比较少齁（最后这个音真的很“台湾”）”。

在金山的海边烧烤结束之后，葶榕拜托我跟她一起收拾垃圾，我把周围的垃圾捡干净之后，就拿着烧烤夹四处再看看有哪里需要帮忙，秉钧突然看到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只有我自己在收拾，于是夺过我的烧烤夹让我去和朋友一起。

作为几乎同龄的志愿者，他们没有丝毫犹豫就要拿过我们手中的垃圾，这体现了强大的责任心、真诚的服务意识。当我知道秉钧是97年出生的学弟时，这种感慨又加深了一层。大一学生就如此知明理、有担当，我总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

回上海已一星期有余，我习惯了每天在手机上挂VPN，去Facebook和Instagram上看看我的台湾小伙伴的新动态，也不惊讶于wechat群里不时出现的他们的繁体字对话（台湾版“微信”会显示为“wechat”）。

葶榕在Instagram上这样说：“几天来心里环绕的都是席慕容的蒙文课句子‘当你独自前来，我们也许可以成为一生的挚友。为什么当你隐入群体，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好在到了我们这一代一堆东西都变得模糊友善了，使我以后也许有机会去重庆吃一个月不重复的川菜，也许我可以去甘肃骑骆驼走沙漠。总之，我大开了眼界，也开始发现自己拥有的别人羡慕不已，大家都身怀绝技，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写成一本书。”

她是个看似柔弱可爱的小女生，但笔下的文字展示出她的外柔内刚、精准有力，令人动容。

台湾是一个让我感到舒服的地方，无论是风景、设施还是民众，这种感觉我也曾在其他国家感受到，但我知道那些不属于我们，而大陆与台湾本相似却突然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本同根却不得不分道扬镳的手足之情平添了我对于这个海岛的微妙感情，是喜欢、是羡慕、是自省、是爱。

两周前，飞机还未降落在桃园机场，我就想起了2012年的一篇博文《太平洋的风》，落地、百度、草草略读，作者说“既然共享着太平洋的风，那就让它吹过一切”。

既然共享着太平洋的风，那就让它融汇一切。